報費每張五占全年拾式元閏月照加每月壹元外埠另加郵費

總滙新報
THE UNION TIMES.

（督印兼司理人梅啟生）總發行所在新嘉坡吉寧街門牌一百二十六號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Boey Kee Sang for THE "UNION TIMES" Press.
No. 126, CROSS STREET SINGAPORE.

（新聞紙第式千八百七十九號）

孔子式千四百六十六年歲次乙卯九月初十日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八日禮拜一

綱目壹覽表

選論

籌辦全國生計委員會感言（續）　（一詩）

生計繁賾。其事至為纖悉。政府當注意於綱要。所當為者。不能一一代為謀也。就令代謀。而計畫之疏。千慮之失。時不能免。不若人民自謀之周密。又況各省調查者若干員。籌備若干員。薪水之給。夫馬之資。驟增一分用度。平民已增一番負擔。實利未獲。而虛糜已多。民脂民膏。潛消暗耗。平民生計委員會之設。純屬官治性質。以官代民謀。其事疏濶而遠於事情。所謂平民生計云者。將等諸望梅止渴。畫餅充饑。而所謂通國無無用之物。亦無無用之人。此種富強氣象。將待之必世百年。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亦等於烏託邦之空結遐想而已。今以一鄉而論。凡父兄對於子弟之治產營業。有不竭智盡能以擘畫之乎。其取放任主義。而恣其所欲為者。蓋亦寡矣。故以平民生計之擘畫。責之漠不相屬之委員。若不責成各鄉之自治。政府第聚精會神之注意於其綱要所當為者。即本乎養民之政治。而循乎正軌。制定保民之法律。而堅其信用。俾國中富民。勇於組織大公司。及發展補助國家之偉業。貧者不惜其力。而又有所效力。以事父母而畜妻子。余向所謂尋常日用之間。相與樂業安居。無困於饑寒。無憂乎流離失所者。殆庶幾乎。嗟乎。使尋常日用相與樂業安居。無困於饑寒。無憂乎流離失所者。即太平之兆。致治之原也。故今日籌畫平民生計。當不徒責成少數委員。在實行地方自治制度。而循政治正軌。以促其進化。堅法律信用。以杜其侵欺。如是而已。無事張皇耳目以為功。多派官員以滋累。事固有卑之無甚高論。做之無庸奢望者。此類是也。且國家欲為民興利。當先取病民者而剔除之。小民筋疲力盡。聆寠蘇息。乃稅源未竭。而所稅層出。不詳審民力之能供與否。民之貧者。三旬九食。且虞不繼。罄所有之物而質之肆。以苟延旦夕之生。乃滿一元以下者。即科以印花之稅。不日苛乎。彼無告之民。施仁者日矜恤之不暇。忍從而敲剝之乎。此第舉其最微者。其他苛稅何可勝數。今既為民謀生計矣。則凡病民之事。有類於此者。當銳意剔除。而後生計可次第籌議也。實行自治制度。凡政法悉劑其平。則人民之受賜已多。當共謳再生之德矣。惠而不費。願政府三復斯言。（完）

電報錄要

●東京電。正金銀行上半期之決算。獲利三百五十三萬餘元。

●日本海軍省決定建造六百噸以上之潛航艇。

●日本海軍預算。大藏省之查定案。已略得加藤海相允諾。惟軍令部意頗堅執。不日防務會議。尚須提出要求增加約五百萬元之新案云。

●今秋日皇即位大典之際。舉行大觀兵式。擬於十二月二日。大觀艦式。則擬於十二月叁四五叁日之內舉行。

●濟南電。現住青島之德國人中。曾預去年青島戰事者。尚復不少。本月七日為青島守備軍覺察。檢舉德人五十餘名。嚴重取締之結果。有三十八名決定作為俘虜。不日即將送往日本內地收容。

●籌安會報以代行立法院催主據情建議。本身無明確之主張。大為不滿。預料智（二十）日參政談話會。尚有爭論。

●梁敦彥曾請財部協助。財部僅允將交通原認月解五十萬之政費停止。此欵數月前早已停解。允代催各機關所欠電費等。均有名無實。今梁仍不按日到部。但亦不辭職。

●蔡儒楷之增賦議。又經人提起。今財政會議已多贊成。將分叁期舉行。仍先就江浙等省試辦。

●天津法領越界收捐風潮。曹次長已親往調查回京。

●張壽齡病未愈。不願當難局。交通次長說中經變化。已難實現。

●日皇加冕專使。除所傳孫寶琦外。又擬李盛鐸。觀操則擬將雁行或廕昌。

●許世英有重被糾彈說。許亦電政事堂辭職。

●財部因各機關造送三年度預算。未將餘欵繳還。通咨依法繳庫。

●哇太樺電。斯狄芬森大尉。前率人至坎拿大北極探險。其所乘之船加魯克號。觸冰破裂。世人以斯大尉死矣。今得消息。知大尉無恙。

關於歐陸戰雲譯電

◉俄軍戰勝之壓報

十月十三號倫敦來電云。俄京來信。謂敵軍在斯打爾被吾軍擊至大敗者。至少亦有三師團之多。吾軍在北方之局勢極佳。脫維士克之自治會員。皆已聞城電報。以及里牙及脫維士克兩處之各等公共工廠亦漸次復行開辦矣。德軍處處皆被逼退。今距脫維士克等處。不下數英里之遙。至近者亦不祗十英里之遠。在南方戰塲上。俄軍在點明湖之南者。則向脫維士克威呂那鐵路而進云云。

◉俄國騎軍之勇敢

十月十四號倫敦來電。謂據俄軍公文所報。俄軍不但擊退敵人之攻擊於脫維士克境內。且佔據慝律士脫西面之面地。城北之德軍。亦為吾軍所逼。而已停攻。不敢再圖奪回失之地。點明湖南之德軍。亦因受失過重。而不敢再擊。再南去。及在不里別之南兩處。俄軍所在之攻擊。亦皆如意。奪村數座。獲俘數百。在牙里詩亞境內。俄軍仍獲勝仗於斯打爾。再奪一村脫廉毋勞之西。然所有之戰。仍極其兇殖。各軍最勇敢者。俄之馬軍是也。有馬軍一隊。乘人不見。潛出海哇倫加之村。立時列成隊伍於馬身之上。直衝而過敵人三線之溝。守溝之軍。非被劍殺。則亡命而逃矣云云。

◉氣船轟擊倫敦

十月十四號倫敦來電云。官報局宣佈昨夜德人之氣船轟擊倫敦界內一隅之地。擲下炸彈引火彈頗多。然所致之損失。則極輕微。數處起火。然皆立時撲熄。公屋並無遇害。現已查得炸死者婦女二人。男子六人。其中祗有軍兵一人。餘者俱是平民。受傷者共三十四人。其爆炸之聲。聞於議院之中。並無一人顧及之。衆皆安然提議云云。

◉峇人攻擊沙國之原起

同日希京來信云。希國政府。以正式公文通告沙國。謂峇人之攻擊沙國。實因歐洲大戰所致。非由波呂千載戰事而起。希人故免照其與沙國前立之約而行云云。

廣東要聞一

△◎中央注意推廣小學

教育部以推廣教育起見，昨有電來粵，着將廣東區域，凡男女初等小學，酌量增設，所需經費，半由中央担任，半由地方籌畫，希飭屬依限組織，務收普及教育之效云。

△◎武生擒賊

華天樂伶人桂花端，即黃端，上月二十七，在順屬桂洲演戲，被該處股匪會匪胡林等，登塲擄去，翌日該伶之師岑某，即接匪函，勒交三千元，伶妻梁氏同時接此項匪信，由水藤奔赴戲塲，懇岑某設法，岑乃與該班武角某等二人，假扮小販，直抵匪巢，將兇匪胡林一名，擒獲解縣。

△◎將委曹鼎鍾統惠屬軍隊

軍醫官曹鼎鍾，既通醫科，復嫻軍略，聞當道以惠州一帶防務吃緊，統馭需才，有擬以曹統領惠屬軍隊消息。

△◎水警廳拿獲黎洪鈞

黎洪鈞，係東莞要匪，民國二年六月十五日，黎洪鈞朱任南朱岱東黎河清等，串五屬護沙劉世傑黎興等，到東莞南沙村，高搭棚廠，借護沙爲名，糾黨聯盟，竪旗獨立，設六十餘席，號召數百人，携槍赴席，鳴槍示威，强捉南沙運船警目朱眉等七人，鎗傷王泰，捏警爲匪，解赴上將軍府軍法課，訊出眞情，將警兵七人省釋，非蒙上將軍拿獲劉世傑朱任南黎興等監禁，始行解散，詎黎洪鈞朱任南朱岱東黎妹等，近又串西馬彩安堂東馬紅日堂各匪，勒收行水，而黎鈞洪等，率匪焚燒新怡豐等圍，八月十七日，袁統領督兵圍捕，被拒斃排長軍人數名，迨匪力不支，黎洪鈞黎妹等，由南沙淡水涌潛逃，隨因黎洪鈞潛搭鄉中賣芋船到省，爲該匪兄弟所洩，眉等即報水警廳偵探拿獲，轉解上將軍訊明嚴辦云。

△◎山舖票根須貼用印花

廣東財政廳昨咨警察廳云，查廣利公司所發有奬義會票根，係預備領奬之憑証，與契約簿據性質相同，自應貼用印花，以符稅法，前經訂定簡章，詳奉核准，并飭該公司遵辦，日久未據該公司備價來廳購票貼用，復經酌定期限，飭由八月二十三日起，所有該公司發出票根，須一律粘貼印花，現已屆期，仍未據該公司來廳領票，實屬疲玩已極，除詳報外，相應抄錄原訂簡章，咨送貴廳，希即查照，并祈轉飭各區檢查該公司應貼印花之票根，如無貼用，請即照章處罰，以儆疲玩，而固稅源，此咨。

△◎清遠濱江之擄刦世界

清遠濱江，盜匪充斥，舊歷七月初一，擄平岡許師金一人，擄殺流播洞羅木一名，龍頸歇坑全村被刦，初七擄石馬舊炭廠吳姓男女三人，初八沙河順利船，在駱坑被刦，擄搭客九人，十一日石坎馬牯坪運，截焚墟客貨物廿餘担，十二日石馬莫常標家被刦，擄男女四人，十四日丙水村耆民成灶士在沙運，被匪轟斃，河洞花塢朗𡋡全村被刦，擄五人，斃一名，十六日擄禾雲行路女子一口，擄龍頸大元店伴陳某一名，十七擄平岡陳江一名，十八擄石馬梁遂煊一名，擄石馬謝金記一名，十九日刦井塘周坡源家，擄九人，二十日擄龍頸旱田陳姓一人，廿一日擄禾雲德昌店伴一名，擄新洲墳山胡姓幼女一口，擄石塘周十九幼女一口，廿二日擄新洲石帶下廖姓女一口，廿三日匪在頭巾灘，槍斃被擄之黃姓一人，計初一起至廿三止，擄殺共三十六人，至於打單勒收行水，以及零星截搶，尤爲書不勝書。

△◎惠州有亂黨起事之謠傳

惠州地面，近日謠傳有亂黨勾結綠林，共萬有餘人，在海陸豐地方起事，謀奪惠城，以爲根本，故日來該處軍隊，異常戒嚴，客棧及外來小販，必須詳細檢查，本月十二日，府城西長春織布公司，縣城水東街順興鐵器店，有人指爲亂黨機關，陸軍李團長恩賜，乃親率軍隊往查，并恐爲人誣陷，因邀同商務分會長梁紳恩照同行，未進門時，先將各路口密守，徐將來意通知，俾免驚恐，然後詳密檢查，並無憑證，出門時，又將隨行兵士，對衆搜檢，以示清白，近兩日間該地謠言因之寢息云。

△◎梁任公宣告脫離進步黨

北京來電，昨超前以組織進步黨，被推爲理事，及粵支部長，嗣因養疴天津，不獲効勞，業向本部聲告脫黨，所有理事及粵支部長職任，同時解除，謹電達，梁啓超叩。

△◎免考知事又請免詢

張巡按使以本署財政股主任朱壽崑，內務科科長周怡暄，交涉科科長陶邵，緝緝官溫良榦，蕭莊厘廠總辦陳佩實，省城警廳行政科科長門安湖，河口厘廠總辦蔣德泰，香順淸佃沙捐局長沈之乾，湖梅鎭守使副官聾祝華，執法處審案委員金懋樞等員，經前使呈准免考知事，現各員均身充要職，特援山西等省成例，呈請大總統准免予考詢，並准綴觀。

△◎關岳廟舉行秋祭

關帝岳王，經中央規定舉行春秋二祭，現將老城九泉井之關帝廟兼祀岳王，龍張兩大吏，因特定期本月二十四日舉行秋祭，文武均穿大禮服。

△◎李國治差事之多

水陸統巡胡令萱，擬飭赴瓊崖鎭守使本任，所遺統巡缺，經由巡按委李統領國治接充，昨日發表，日間即行交替，又從前所設稽查公五家五保之法，聞擬恢復，定於十六號再行開辦，亦李國治兼充該所總辦云。

△◎巡按署提議捐薪賑災

張巡按前以粵省水災深重，待賑孔殷，經捐俸五千元散賑，因在本署發起，所有署內各員，月薪百員以外者，提捐二成，三十員以外，提捐一成，以兩個月爲限，并飭所屬各機關，一律仿照辦理。

△◎不得私帶信件

張巡按使昨飭警察廳，水客巡城馬，私帶書信，有碍郵政，立予禁止，并曉諭商民，不得私相寄遞。

△◎壯士誓願日期

龍將軍昨通令各師旅團營，定於九月廿四日，舉行宣誓。



廣東要聞二

△◎鎗決亂黨四名

將軍行署昨鎗決亂黨四名，宣佈罪狀，畧誌如下，（一）案據廣九鐵路巡警局，獲解亂匪李海濱一名，及起獲槍枝子彈等件到署，當飭提訊，據該犯李海濱供認附從亂黨，受總司令僞職，勾結匪類，希圖謀事各情不諱，實屬罪無可逭，應按軍法槍斃，（二）案據省城警察廳詳解拿獲亂黨鍾鈴一名到署，飭發訊明，該犯供認入黨充僞營長，招兵謀亂不諱，并搜獲証據確鑿，罪無可逭，自應按照軍法槍决，（三）案據李司令福林，解來人犯李澤即李海一名，查該犯係屬圖謀擾亂著匪，經審屬實，應准予鎗斃，（四）案據省城警察廳獲解人犯彭少蘭一名，經訊明確，直認謀內亂不諱，應准立予鎗決，

△◎亂謀敗於妓婦

前月有亂黨洪泉，雲南省人，混跡江門，寄住某客棧，圖謀不軌，因到常安坊新街第二間娼寮，招某妓孝枝，欠花賬兩晚，該妓女追討，洪未有以應，遂冒認係省城觀音山稽查，奉委來江門偵查匪黨，素與狗山陸軍李團長交好，特住衙該營，所欠夜合資，今晚送到等語，該妓聞之，信以爲眞，詎逾數晚，見洪爽約不到，故託人代繕一函，註明交狗山陸軍團部洪某收啓等字樣，適遇稔客某甲來坐，該妓特信求甲代帶，甲是某海味店司櫃，回店着伴送信去，團部接信後，遍查營內，並無其人，追問該件，信自何來，該伴答稱店中掌櫃所委，李團長派軍士赴店根究，甲稱信由某妓而來，又同軍人往該娼寮，該妓備述洪語，軍士回營覆復，團長據情，知是假冒，復飭一軍士至娼寮，伴認洪與團長友善，欲請伊敘話，未幾果遇洪，帶之回營，搜獲証據，訊供時，洪直認亂黨不諱，并供開有第三十四營警備軍駐紫坭門砲台某連長，亦雲南人氏，同謀運動，李團長備文，將洪詳解將軍行署辦理，隨由上將軍電飭趙統領，將某連長解省訊究，昨日趙統領奉電後，已飭軍長數人，將該連長押解赴省質訊矣，

△◎保護航商乃軍人之天職

昨有貨船一艘，滿載貨物，被匪圖刦，經已搶掠一空，後被駐紮番禺縣屬之報捷段艦，悉數截回，發交市橋商會具領，轉給原主，現物主以失而復得，即將各貨變賣，提出四成價銀，由市橋商會代繳水上警察廳，請將此銀賞與該艦，藥廳長以保護航商，係爲軍人之天職，此次報捷艦長黃炳勳，截回賍物，業記大功一次，繳案充賞之欵，萬無收受理由，着即來廳領回云，

△◎保衛營拿獲匪徒

保衛營藥統領，據北江保商隊小隊長黎英甫報稱，查得順德著匪黎水成，欵到省謀亂，跟踪在德興街口拿獲，查黎成即黎水成，前由吳統領宗禹，懸紅購緝有案，旋由藥統領將該匪詳解水上警察廳訊辦，并請杳順德營縣，將該匪花紅，移除充賞矣，

州府新聞

◎新發明之割樹乳刀

（柡城）吉都孚爺礦務稽查倫沙基君、近新發明一種小刀、係用以割取樹乳者、甚爲精巧便利、經已實地試驗、成效昭著、昨已呈遞政府、請准專利發售、政府據呈、經即准予專利發售十五年、以昭激勵云、

◎邊境萑苻

（霹靂）各埠居民、生計日艱、故無賴之徒、每因而流爲匪類、邇來犯罪被拘者、日見多起、剗擄霹靂傳來消息、云及該埠盜風日熾、搶刦之事、時有所聞、而竊案則指不勝屈、似此看來、實爲商旅之大患、有地方之責者、未悉將何以善其後也、

◎訊結自戕案

（柡城）鴉煙之害、大則破家蕩產、小亦費事失時、其慘酷固盡人皆知、然往往有因消遣而誤入迷途、亦不自覺者、誠可慨也、有華人某甲、原屬煙籍中人、前由通扣來嶼、寄寓於中街某店、近爲病魔所纏、屢醫罔效、牀第呻吟、貧病交迫、突於五號遽萌短見、效爲吏坡故事、以三尺紅綾、自縊畢命、日昨驗屍官提訊其致死之由、錄供畢、判定甲係自縊而死、於人無尤、此案遂結、

◎錫務日紀

（柡城）兹將九月初四日各埠入口錫米錫條彙錄於左、福廣東火船由吉壘到錫米八百壹包、麻六甲火船由通扣到錫米四百零五包、又萬珍南二百包、吉爾力火船由吡叻到錫米三千五百三十五包、檳錫吊價七十二元八角、又錫米價七十三元二角半、無成盤、叻價七十三元五角、買賣一百丹、英京現錫一百四十九榮十司令、三月期一百五十一榮、

總統令

▲◉▼大總統策令

馬龍潭，給予二等文虎章，方大英，給予四等文虎章，此令。

王達，方大英，孫萜，均授爲中大夫，此令。

財政部呈，據閩海關監督黃瑞麒，懇請辭職，黃瑞麒准免本職，此令。

調任祝瀛元，爲閩海關監督，此令。

任命王乘樞，爲安東關監督，此令。

陸軍部呈，請任命奐榮本，署成武將軍行署軍法課課長，應照准，此令。

▲◉▼大總統批令

參謀部呈，貴州護軍使署參謀長周奕儒，因病辭職，擬請照准，遺缺擬以張承禮薦任，並可否暫緩覲見，請訓示由。

周奕儒等，已另有令任免，張承禮並准緩覲，此批。

內務部呈，四川省會警察廳署員趙浩，積勞病故，擬懇准予照例給邺由。

准如所擬給邺，此批。

財政部稅務處呈，閩海關監督黃瑞麒辭職，懇請簡員接任，以重職守由。

呈悉，昨已有令明發矣，此批。

財政總長兼鹽務督辦周學熙呈，保薦場知事第一期考詢合格各員段芝清等，照章分發，精單呈鑒由。

准其照章分發，交政事堂飭銓叙局查照，單併發，此批。

陸軍部呈，請給湖南陸軍測量學校職教各員湯薩棠等獎章，擬單請示由。

准如所擬，分別給獎，此批。

風俗記

閩人信神現形記(有序)（一續）（叢笑）

打童。閩人每有疾病。必以打童爲最要之一事。打童者謂之童子。赤身紅褲。詞來有一人。狀似道士。以手捻訣。向童子作種種怪狀。口中念念有詞。俄而童子自搖其頭。愈搖愈疾。辮髮皆散。被亂如捲。俄而童子大聲疾呼。不知作何語。滾地作觔斗無數。或跳躍如猿。或伏行如狗。此道士以法禁制之。使勿再發狂。然後設香案於前。病家子弟眷屬。皆跪求施救病人。此童子自表其爲身神道之尊號。大抵非二郎神楊戩。即齊天大聖孫悟空之類。然後以不規則之官話。向病家問訊。如囈語。不可盡解。道士進鍘刀一把。童子以刀自割其舌。以舌血畫符數十張。又取極旺之香火。嚼之。口鼻皆冒煙縷縷然。不知其何術也。事畢。道士焚符送神。童子即醒。自言一切都不知曉。舌上割處。亦無痛楚。此等作僞之人。似亦稍有邪術也。按打童之用甚廣。凡打花會者。亦常打童。以代鬼卜。又秋間賽會時。神輿之前。有赤身步行。以鋼鑽貫其兩頰。血液模糊。口中流涎。垂至二尺。或一人。或數人。皆童子也。叢笑曰。閩人信神之事實。余僅記其十中之一二。此外若過關。若請飛口等事。就余所知者。尚有五六事。余筆禿矣。暫且告別。(以上童字俱犬旁)（完）

書後

（蓮僧）

讀閩人信神現形記書後

閩省僻處海濱。風氣閉塞。昔夫航路未通。商賈之往來吾浙者。皆道出建陽浦城。歷崇玉山。度仙霞關。經龍遊九里龍。以達錢江。其間溪河險阻。峯巒崎嶇。誠不減蜀道之難行。往返費時幾六旬。途中食宿之草率。夫役之蠻橫。殆旅行中之最苦者。閩浙比鄰。交通之不便且如此。他可知矣。故此中之風土人情。幾如世外桃源。非不足爲人道。直無人能道之耳。先君筱齋公。客閩幾五十年。蓮僧則隨侍左右。幼年好動。每當春秋佳日。賽會迎神。無不躬與其盛。比來溷濱。筆墨爲傭。每思將閩省社會情形。拉雜記之。以饗當世。苦於枯腸少墨。以致不果今讀(八月十九日)叢笑君所著閩人信神現形記。種種離奇。字字確鑿。洋洋大作。誠閩省風土之信史。令人回首當年。恍如身入其境。復覩迎神賽會之盛也。然以他省人而未經親歷者讀之。無怪乎疑信參半焉。記中所謂閩神位分最大者。若武聖(非關帝)廟之五公云云。按五公當作五通。即閩人所稱爲五帝者是。聞諸閩人云。昔年五帝之勢力最膨漲。祠宇遍城鄉都人士趨之若鶩。每逢五帝出巡。鋪張揚厲極奢華。風氣所尚。竟有萬人空巷之概。會有閩督某。惡其淫祠惑人也。擬毀之一班愛護五帝者。急謀補救之策。遂於五帝廟門前。立武聖廟字樣。遷五帝於偏殿。而奉關帝於前殿。爲之衛焉。迨毀廟之令下。當事者以其爲武聖廟。議遂寢。自茲以往。淫神遂托庇於關帝之宇下。而城鄉之武聖廟。觸目皆是矣。嗚呼。久假而不歸。吾於五帝何尤。獨怪當世之竊偉人頭銜。以欺人者。其視五帝何如耶。噫。是亦不可以已乎。

京省新聞

▲國體改變問題之最近要聞（續）

△繼武之辭職

教育總長湯君化龍，久有辭職之意，迭誌報端，惟因大總統極力挽留，且與政府內情連帶，不能脫身，今日尙無實現，昨據探聞，湯君現在津門靜居養痾，眼前尙未告痊，且對於政局現狀，抱有多少之異論，于是近又呈請辭職，已有特任章宗祥彙代之明令，由此觀之，湯君回任，必無希望之一日云。

△意見之疎通

機要局長張仲仁氏，爲人素極正派，忠勤謹愼，冠絕一時，近值國體討論問題發生，張氏對於時期諸事，所見微有異同，昨日雷震春汪朝宗吳炳湘諸氏，特招宴張氏，疎通意見，聞談論之結果，意見極爲融洽，張氏云已意並非對於根本問題，有所反對，惟對於時期辦法，尙有懷疑耳，遂約以彼此商量討論，一致進行云。

△申叔之高論

籌安會發起人劉君師培，對於近日時論，有所謂民國立君者，以爲其主張不合於學理，亦於今日時勢，決非合宜，特著一論曰，民國帝政說之駁議，其內容錄之如左，

略謂近日少數輿論，有主張民國帝政者，（即政體改爲君憲國體仍爲民國）此等辦法，無論泰西有無成例，然現今各國，決無此等制度，中國人民，法律智識，共爲幼稚，欲圖改革，自宜采用各國普通定制，以爲標準，不當務爲新奇，創爲特別制度，以欺民庶，貽笑外人，數年以來，朝野上下，知共和制度不適於中國，又鑒於民國之空名，不得不隱爲遷就，由是所行制度，在民國帝國之間，互相衝突，互爲抵觸，非古非今，不中不外，爲五洲萬國所未聞，今謀根本改革，自不當仍留民國之空名，以爲遷就游移之地，至於泰西最近學術法學大家，雖各爲派別，然普通一般學者，均以國體政體，互爲表裡，徵之日本各書，持論亦同，此固無待贅述，然師培之意，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於正名，即使全球學術，均以國體政體不妨分，以師培個人之意見，猶必力爲反對，不敢贊同，以其與理論不合也，夫論理之學，爲一切學術之原，即其最淺近者言之，無論何種事物，內容外貌，必當相應，今即歸納法言之，民國之中，何容有帝，更即演繹法言之，既爲帝制，何得有民國之名，此非所謂虎皮羊質者乎，夫虎皮羊質，固不可也，羊皮虎質，又奚可乎，且現今外交通例，元首稱謂，明載國書，又友邦舉行大典，必遣專使，其在君主國家，或遣親王，或遣皇族，其他邦報聘之使，資格亦必相當，若從說者之議，其國書稱謂若何，姑不具論，惟嗣後國家大典，友邦君主倘以親貴爲專使，我國報聘，其舍親王皇族之屬，而別遣專使乎，則於禮未周，其以親王皇族爲專使乎，則於民國之名義，決不相容，此亦外交上至困難之事矣，且即事實上言之，國家主體，既屬人民，君主之權，亦由人民委託，其在一般梟黠之徒，自必藉民國爲名，以爲立君之權，既操於己，則廢君之權，亦操於己，其於君主亦必視若奕棋，惟意所立，非惟失君主之尊嚴，即奸雄窺覦之心，亦不能免，內之亂禍，自必仍舊發生，無論憲法若何規定，欲求鞏固國基，長治久安，必不可得，故師培之意，以爲非並更國體，則君憲政體，亦必不能保存，使僅更政體，晝知三年以內，全國人民，必有變更國體之請願，則國家對內對外，必費第二次之手續，與其重生周折，何如直截了當，以爲一勞永佚之計乎，故欲更政體，不得不先更國體云云，現聞劉君之意，以主張民國帝政說者，均以法國往事爲根據，現以蒐集證據，以供駁詰之材料矣。

△陳璧之露醜

滿清郵傳部尙書陳璧，自遜謝謀殺案後，官興大發，欲補償其虧空，故自籌安會發起，伊乃乘機鑽入該會，以備他日稱臣之階級，[illegible]聞其近日來往京津，爲該會奔走效勞。

△國體問題之趨向

自民主世襲說出現於變更國體聲中，凡研究學理之學者，以其說無一而可，故大有兩面受敵之勢，但政界中重要人物，無論新派舊派，附和此說者甚多，此輩皆大總統素許爲公忠體國之人，其屬於舊派者，今日大總統尤倚爲左右手，此輩既一力主張，則其勢力之厚，可想而知，籌安會人，至目世襲說爲君主立憲說之一最大障礙，洵不虛也，日來此派人物，仍堅持此說，爲積極之運動，某部總長，連日因此奔走於籌安會首領，及軍界政界諸要人間，心力俱瘁，粗有眉目，聞現勢於總統世襲說又進一步，擬定中華民國大總統名義，藉免國際上承認手續，至對內外，仍用中華民國國體，無論如何，決不變動，以後對則由國民恭上尊號，即對於國民用之，以示崇榮，既別乎普通共和國之大總統，天下人庶不以民主國而有世襲元首爲疑，此說於總統世襲說又進一步，附和贊成者尤多，國體問題，事實上或竟歸宿於此，亦未可知，但以學者研究學理之眼光觀之，其說終無一而可也。

△滿清皇室之會議

國體運動發起以來，滿清皇族重臣等，即在內廷開會，商權對付運動之策，刻聞會議列席時，遺臣中有力者，發表迅速對於參政院疏呈贊成國體改變之意見，其他議論紛紛，莫知所從，就中又有慶親王由津寄電，極表贊成之說，惟醇親王豐陸潤庠等，皆不發言，宗室總長世續，亦請假回避，卒未與議云。

△起草憲法之時期

憲法起草委員會，昨日開會議決，該會以三個月爲會期，憲法草案，限於本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告成，以期不悞明年一月國民會議後之提交云。

△英文京報之趣談

英文京報云，本報（該報自稱）有一讀者通函云，中國恢復帝制，預算需一萬萬元，依從前之慣例，開國之君主，須免人民地稅一年，預計爲五千萬元，兵士賞金，須三千萬元，尙餘二千萬元，俾足爲其他雜費之用云。

△莫博士之表白

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外間謠諑頗多，如各報所載政治顧問莫厘生博士，曾上一條陳關於君主問題者，頃悉此項記載，純屬無稽之談，莫厘生博士關於此項問題，並無何等說帖，亦無何等口頭陳述云。

（未完）

